

武夷山志

K295.73

2

武夷山志卷之二十



武夷董天工典齋氏編

籍溪羅良嵩極峯氏重刻有樂三男才編經前氏校刊

武夷山記

凡十三條 內幔亭一條纂入幔亭峯下

宋祝穆

武夷在崇安縣南三十里按神仙傳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山曰予武夷君也統錄地仙受館於此後人因名曰武夷

武夷志云周回百二十里凡峯巒巖石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復不下數十餘所

古記云混沌初開有神星曰聖姥母子二人來居此山秦

時號爲聖姥衆仙立爲皇太姥聖母

又天台山元虛老君華真仙師遺第七子屬仁乘雲駕鶴
遊歷此山銓叙地仙今稱控鶴仙人是也昔有張湛孫綽
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生并胡氏李
氏二魚氏三姓女子四人凡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依於
魏王值魏王祭仙祈雨湛等獻詩仙人甚喜乃遣何鳳兒
往天台山取仙籍檢視具載魏王子騫與張湛一行先於
上筵飲酒過度觸犯黃元真人謫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
換骨歸天時仙人旣見此籍各有姓名因語魏王等至八
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爲函於小藏巖中冲化迄今仙說

存

天柱峯一名大王峯在武夷山東南隅石壁上有室曰昇
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
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峯南一
隅稜層三出可編梯級而上近峯之頂有天鑑池絕頂有
投龍洞洞門小而直下縋纜百二十丈乃可至水每朝廷
遣使投金龍玉簡之屬悉詣之峯上有嘉竹仙栢仙橘仙
李仙荔枝之類

蕭子開建安記武夷巖石悉紅紫二色其石間有木碓礮
簸籬箸什物昔魏王子騫於此得道有張湛等十二人偕

謁魏王會大旱魏王置酒脯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紫雲跨白馬從空而下大霑雨澤湛等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紛紛

仙掌巖巖面三處石紋紅潤如掌有瀑流界於仙掌學堂二山直下千尺

仙機巖在武夷溪南水際巖上有石室石機杼猶在

大藏巖在溪南下際無底之淵上亘穹絕之壁中間數室皆插版木望之如櫛室中有器圓者如斛方者如筥又有如盤如杵之狀者古記云昔有仙鶴棲鳴其間故名仙

鶴巖

鼓樓巖在武夷溪北巖間有樓其下四楹有路可以攀援而上舊記云是仙家鼓樓旁有鼎竈

換骨巖在幔亭峯北中巖一室平廣可六七丈室前路斷數尺不可度舊有黃心木一根爲橋不知年代而堅固不壞故世人得以造其間室內有仙蛻九函又有四柱樓一所如世俗度閣其上置蛻函函中仙蛻皆質小而色紅相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者悉於此巖換骨不獨武夷一洞天而已

昇真洞在大王巖東隅石壁之上豁豁一室徑數丈而深

倍之中有雷文簞甌五盛仙蛻其一置石窖中不可出窖口狹而束故也四甌列布窖外洞室之前悉以黃心木縱橫爲棧若可通神仙往來者洞室之上又有一穴橫插雙木爲橋修可三丈橋之西壁近在十數武之內別開一罅方廣尺餘中有香爐藥甌之屬可望而不可親也洞室之下裂一隙其旁鼎存焉相傳仙人煉丹之所

以下闕

武夷古記世已不可復得此篇蒐考掇拾猶存舊聞實爲武夷諸記之正文也惜逸未簡相承缺如姑存之以俟考補

武夷山記

宋劉斧

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圍百二十里東南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湊於大王峯前合南流以爲建溪按茅君內傳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天眞元化之天其山東望如樓臺南視如城壁西顧似庾廩北觀如車蓋峯巒巖岫四十餘所峭拔奇巧高下相屬吞吐雲霧草木蒙茸寒暑一色崖壁紅膩而稜疊可愛大王石一名天柱峯在山之東南方圓一十里高五千尺一面向東瞰北溪一面向南瞰西溪峯南有路可升但高處危絕須編梯索節級而上近頂有天鑑池至頂有投龍洞洞門小

而直下縋縋百二十丈乃可至水每朝遣使投金龍玉簡
悉詣其處峯上頗有嘉竹多虬屈如龍蛇狀又有仙橋小
者如彈丸其皮可食大者如雞卵味尤甘又有仙李如小
鳥卵長而色赤味亦酸美又有仙荔枝叢生而密結成朶
可食微類閩中者但差小耳又有仙栢樹古而青翠可賞
其餘異卉嘉木多不能名雜記曰魏王子騫得道此山遂
化開是石與衆仙居其中別有天地日月星辰五嶽四瀆
與世無異斯可信矣

公大王峯前合南流以爲數刻於此

朱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開耀鄉知縣事
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
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
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
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
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
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而來劉侯與予率鄉人
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
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

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則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弗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鯨寡塞禍

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
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
貯民家於守視出內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
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
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
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
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
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
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
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囚人者遂皆

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
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
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於
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
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
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
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
民則雖饑餓瀕死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
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鑰遞相付受至
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

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
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
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
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
以難之而有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
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
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
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
易者如此毋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
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

而儆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
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

記

按宋史及朱子年譜淳熙八年辛丑始詔行社倉法於
諸路此記作於甲午乃淳熙元年其時尙私行於崇邑
記云倉在籍坂蓋立法之初地也厥後增廣凡十七所
武夷冲佑觀與有一焉邑志載之甚詳山志諸本不及
余今考其故址注之一曲復錄此文以見先儒經濟之盛蹟也

遊武夷山記

明謝肇淛

萬曆壬辰十月余拜司理之茗扁舟過武夷時道士王隱泉爲導謁萬年宮泛九曲拜紫陽廟入雲窩登接笋宿天游觀僅兩晝夜而返未能得其十之三也居諸歟忽十有七載己酉夏重尋是遊同行者周喬卿徐興公蔣子才而江生仲譽則自建陽送余至以五月二日發興田驛午後臨溪卽見大王峯巍然而幔亭二字若彈丸隱隱可辨衆皆懼時踴躍渡後而西甫及山門而雨作道士游體元者從泥淖中肅客入宮焚香膜拜循東西廊觀游人題墨及諸石刻汗漫林立其可讀者蓋尠而惟和與高子卿諸詩

誦之又淒然不勝河山之感也黃冠攜餽飭漢祀亭上小酌出宋嘉熙時玉簡傳箠簡雖半焚而文尙無恙字畫精工當時青宮未兆邊釁漸開委政彌遠成大諸匪人而區區以玉帛壇醮爲足祈天永祚亦大惑矣已相與登玉皇閣觀道藏入右廡小署拜宗子相徐子與先生祠從祠後觀幔亭字差大如斗問道士云字高廣三丈許益相與駭嘆適雨少止出山門而右百武至會真觀登樓瞻徐仙蛻二齒粲然如玉歸徑山左披蓁莽里許抵幔亭之麓雲龍道院院彭祖所居今爲一水草廬吾邑陳光祿先生所營也精舍數椽雖稍卑陋而室旁松栝千章扶疎蔽日其後